



劉斐玫

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

得獎專書：

- ◆ *Gendered Words: Sentiments and Expression in Changing Rural China*,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5

得獎簡評：

本書是作者二十年來調查女書的老書寫者與新傳承者的精彩成果。女書是流行於中國湖南省江永縣農村婦女的一種書寫系統。女書在書寫後，於婦女之間傳唱，並口述。女書或女歌主要用於表達婦女人生甘苦的心聲，主要有婚前「訴可憐」、婚後的「三朝書」、締結姊妹情等等類別。偶有以女書向神明祈願賜福。女書與女歌的搭配，在書寫與吟唱之間其表意與表情更具殊勝。其次，本書著重討論女書承載的情感（sentiment）與情感之外的情感（meta-sentiment）。總之，女書研究提供當代性別研究一個很好的參照點，更且在性別與階級方面，也有新的觀點。本書也成功地實驗了「生命史敘說」在民族誌書寫的可能性。

得獎人簡歷：

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。美國雪城大學（Syracuse University）人類學博士。曾任美國 Colgate University 訪問助理教授（1997-1998）、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者（2003-2004）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主任（2013-2014）等。

自 1992 年開始進入中國農村，在湖南省江永縣從事田野考察，探索世上唯一的婦女專用文字：女書。身為人類學家，劉博士自我期許，希望能



在女書走入歷史之前，忠實地記錄女書的社會意涵與人文訴求，並以女書見證農村婦女的生命史觀。

不同於其他以「文字」為核心的女書研究，劉博士聚焦於女書的使用社群，此一以「人的主體性」為重點的研究取徑，開展了女書的研究空間：從女書作為一種文物到女書的實踐與展演；從女書的文本到女書使用者微觀的生命情境、中觀的社會關係、宏觀的文化場域乃至時代變革；從文字書寫到「表意深度」的理論建構。劉博士目前且著手建置女書資料庫，希望女書的文化資產能「廣為天下用」，以此帶動各領域的學者專家，透過跨文化、跨學科、跨區域的比較觀點，多方呈現女書的社會性、人文性，及其歷史地位。

著作多刊載於國內外旗艦學術期刊，包括《臺灣人類學刊》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、*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, *Modern China*, *Nan Nü: Men, Women,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*, *American Ethnologist*, *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* 等。除女書研究外，也力求推廣跨學科對話，主編《同理心、情感，與互為主體：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》（與朱瑞玲）一書。在文字表述之餘，亦嘗試以影像見證女書，攝製了《女書回生》（與郭昱沂、謝嘉錕）紀錄片。

得獎著作簡介：

Gendered Words: Sentiments and Expression in Changing Rural China

《女書：中國農村婦女的情感、表意，與時代變局》

本書乃國際學界第一本以「女書」為主題的民族誌。「女書」是流傳於中國湖南江永縣農村婦女間的書寫系統，也是世上唯一的婦女文字；更且，女書雖說是「書」，卻需以「唱誦」的形式表達。百年來，江永婦女便以女書春秋史筆，或交遊、締結姊妹情誼，或以婚嫁「三朝書」既敘嫁娘離別之情又教誨為媳之道，或以傳記抒發苦情，或以傳說敘事褒貶世道。當人事有時盡，無語問蒼天時，甚且以女書向神明祈願賜福。

如果問當地婦女，「女書寫了些什麼？」

答案千篇一律：「訴可憐」。

以「訴可憐」為基調的女書，就這樣默默地守護著農村婦女的情感意緒。「默默地」是因女書雖有百年之久，然因史籍不載，直到 1982 年在即將步入歷史之際，才為學者所「發掘」。

女書的「現身」開啟我們瞭解農村婦女生命史觀的一扇門。「唯一的婦女文字」道出了女書獨特的學術意涵：照見了婦女不曾見諸「男性史筆」的視事觀點；女書的「訴可憐」更打開了「文以載道」之外的人文情懷與



文化場域；「既書且歌」的表意方式則是引領我們探索表意的張力、力度與深度。

奠基於二十餘年的田野考察，本書以「書寫-唱誦-口述」共同形塑的三稜鏡，透過不同世代（1910、1930、1960年代）的四位婦女的生命史敘說，沿著展演與實踐兩條軸線，揭開了婦女經由性別、階層、情感敘說與道德追求所交織而成的生命感知。搶救瀕危文化乃人類學之天職，本書亦希望在女書消失前，記錄女書的文化動態，並以女書見證婦女的生命史觀。

得獎感言：

從事女書研究二十餘年，在田野中接觸人群，在資料堆中琢磨分析，在理論概念中遊走探索，每當下筆為文之際，不免反思：女書絕不是為學術而存在，它自有它生成的人文訴求。那麼在學術殿堂的論證與思辨之外，什麼是女書的人文訴求？確切地說，是什麼樣的道德情懷促使江永婦女以「訴可憐」來形塑女書的文體精神？

待筆者成書之際，女書的人文圖像於焉浮現，一如筆者在「致獻扉頁」上所寫道：

To those who stand strong, maintain their integrity, hold tight to an optimistic mindset in the face of life's challenges, and share stories to inspire one another.

生命不在苦難，而是在苦難中不失樂觀與意志，並以彼此的生命經歷，相互啟發，從絕望的黑暗中看到透出的微光。佛家所謂「千年暗室，一燈即明」，女書所呈現，或許正是那一道微光。